

宋

史

百七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三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等奉
勅修

向子諲

陳規

李陵

盧知原弟資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
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
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

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
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
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
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
司三日一啓聞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
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
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
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
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為
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

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
河外金人遽以亳州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
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
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
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
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
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
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

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
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鬼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
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
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
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
恐金人再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
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
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
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
子謹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

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軍國事子誼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為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誼遣通判孟彥卿等追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誼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誼巡城顧謂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誼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誼督兵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誼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

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
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
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
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
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
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
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
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
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
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

運使進祕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
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
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為
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
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
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
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
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子諲之也又諭子諲復語久不止
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

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
逐挂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
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
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
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
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
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
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
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
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
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
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
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
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
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
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
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
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

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
湏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
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
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
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
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鐫兩
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
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
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

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
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旣至金
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
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
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
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
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
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
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
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羣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元术宵遁錡奏
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
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
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
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
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
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之堡
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

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
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
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
乃雲臺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
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
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

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
加封智敏

李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
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
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
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
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
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
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